



胡鞍鋼(右)與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璠(左)交流。

胡鞍鋼簡歷：

祖籍浙江省嘉善縣，1953年4月27日生於遼寧省鞍山市，1978至1988年先後在唐山工學院、北京科技大學、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獲工學學士、碩士、博士學位，1991年赴美國耶魯大學，獲經濟學博士，1993年回國。現任中國科學院—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至2010年3月已經正式出版中英文中國國情與發展研究系列著作合計65部；自1998年以來，中文社會科學索引(CSSCI)收錄文獻163篇，被引用次數共計2,389篇次(不含自引)，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居前列。他所撰寫的國情報告是中國高層必讀之物，多次應中國政府有關部委邀請參與國家長遠規劃制定和部門諮詢，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、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等多項傑出獎項。

國家為香港發展定位 本報率先披露

「十二五」規劃專設單章提新目標

香港走向世界級

「十二五」規劃《綱要》正在緊鑼密鼓的編制過程中，香港在中國未來五年發展路線圖中佔有何種地位和份量，備受港人關注。國家規劃的重要智囊之一、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向香港文匯報透露，「十二五」規劃以前所未有的單章形式，專門闡述了國家對香港和澳門未來五年的發展定位。並以「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」這樣進取的字眼，反映出中央對提升香港國際金融、貿易和航運三大中心地位的強烈期待，更預示出中央在這方面會有更實質的支持。胡鞍鋼認為，「十二五」香港前景喜人，不僅要鞏固國際級的三大中心，更應積極努力建成世界級的三大中心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建華、楊帆、羅洪嘯

談及「十二五」規劃中有關香港的內容，胡鞍鋼告訴記者四個字，就是「極有新意」。他指出，在制定「十一五」規劃時，香港和澳門沒有完全納入國家規劃，沒有闡出單章闡述，只是在第四十八章倒數第三行講到了有關香港和澳門的內容，大體就只有一段，其中包括，支持香港發展金融、物流、旅遊、資訊等服務業，保持香港國際金融、貿易、航運等中心的地位，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，促進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。

《綱要》關單章專述港澳

相比之下，「十二五」規劃有關港澳的闡述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。胡鞍鋼指出，首先，香港、澳門兩地的學者專家和政商界人士，尤其是特區政府，都積極主動地提出，希望港澳能在「十二五」國家規劃中佔有一席之地。現在，這一席之地已經體現出來了。而且是在「十二五」規劃綱要中，至少有一章專門談香港和澳門。胡鞍鋼認為，「十二五」規劃綱要闡出單章來專門論述港澳，體現了「水漲船高」的發展需要，即隨着大陸經濟發展的潮水迅速上漲，香港和澳門的繁榮和穩定將得到有力的促進。這符合所有香港和澳門同胞的根本利益，也符合整個中國的利益。

力助港三大中心升級

這位參與「十二五」規劃研究編制的著名專家指出，「十二五」規劃中有關「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、貿易、航運中心地位」的提法，說明未來五年國家和香港都要做兩件事：一個是鞏固，另一個是提升，重點在提升。胡鞍鋼強調，「從專家的角度看，香港作為三大中心，不僅是國際的，也應是世界級的。即便這次沒有寫

入，香港的三大中心早晚也要成為世界級，這不僅是我們專家的定位，也是經香港特區和中央商討過的，含金量非常高，希望透過香港文匯報，第一時間把這一訊息報道出去。」

從北大荒知青到國情研究「第一人」

身居斗室 胸懷天下

一張不大的會客桌、一套普通的書櫃、一台開啟着的電腦、一個堆着資料的台案……走進清華大學的胡鞍鋼辦公室，面積僅有十幾平方米的房間略顯局促。然而，在兩個小時的訪談中，主人高屋建瓴的戰略視野，信手拈來的數據分析，旁徵博引的論證推導，卻令記者領略到了胡鞍鋼領先中國國情研究、不讓國際頂尖智庫的學術世界。正如他在採訪中對記者說的那樣，「作為中國學者，就要有領先世界的思想！」

傳奇經濟學家 思想超前獨到

從小學程度的下鄉知青，到中國國情研究「第一人」；從北大荒的炊事班長，到中央高層智囊，胡鞍鋼無疑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濟學家。在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下，有人認為，中國理應產生世界級的頂尖經濟學家。而在訪問胡鞍鋼的過程中，記者就感受到了這種世界級的「氣場」。

胡鞍鋼說：「我雖研究中國國情，但其實我長期研究美國，我早就鎖定美國就是中國的追趕對象。」2002年，胡鞍鋼就前瞻性地出版了《中國如何追趕美國》一書，那時中國和美國在經濟實力上還存有不少差距，很多人認為胡鞍鋼的思想太超前，但是胡鞍鋼依舊為那時的中國設計了追趕美國的路線圖。也就在這一年，由胡鞍鋼主編的國情報告每份都被送到國家領導人的案台，成為中央決策的重要參考。

長期研究美國 倡走中國之路

事實上早在1988年，胡鞍鋼的成名作《生存與發展》就系統地把人口、資源、環境、糧食等納入中國中長期發展體系中加以研究，並提出中國不可能遵循西方，必須根據國情尋求一種新的長期發展模式。該書一經問世，立刻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。當時的鄧小平和政治局常委調閱了報告全文。



胡鞍鋼接受本報專訪。

不久前，胡鞍鋼將新著《China in 2020—New Type of Super Power》推向美國，由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出版社出版。胡鞍鋼說：「我在美國出這本書，就是要告訴美國人：『我們中國人來了』。其實，中國追趕美國並不是一天兩天，而是一種追趕的過程，中國甚至已經做到了局部超越，中國正成為世界強國，而中國的發展路徑，應該是綠色的，應該有別於歐美國家在大工業時期走來的黑色現代化。」



日本學者到訪胡鞍鋼辦公室。



胡鞍鋼為本報題詞，右起為本報記者楊帆、張建華。

已佔天時地利 香港發展最需「人和」

記者：「香港不僅是國際級的三大中心，也應確定世界級中心的目標，您提出的這一願景，一定會令港人倍感振奮。在您看來，要成為世界級的三大中心，香港有什麼得天獨厚的優勢？她依托的基礎和條件是什麼？」  
胡鞍鋼：香港要成為世界級三大中心，其最大的優勢就是她背靠的中國具有世界級的發展空間和勢頭。目前，中國經濟總量第二，出口第一，進口第二，外匯儲備第一。未來五年，中國經濟總量、貿易總量、科技實力、綜合國力等方面，都將再上一個大台階。

服務內資 拓展金融平台

在金融需求方面，中國2005年固定資產投資是8.9萬億，今年突破28萬億，接近29萬億，到2015年就會突破50萬億，有可能達到55萬億，這就會產生巨大的金融服務需求。香港應進一步加快發展，為中國內資上市、融資提供服務。從貿易角度來看，最初規劃到2010年中國貿易額達到2.3萬億美元，而現在看來有可能突破2.8萬億，達到2.9萬億，到2015年至少達到5萬億，或者翻倍到六萬億。僅這兩項，中國內地就能有效地支撐香港國際金融、貿易和航運中心的發展。

多元結合 發展高端旅遊

香港的旅遊業發展潛力也非常大。內地旅遊人次去年是19億人次，今年突破20億人次，而且增長速度是每七年到八年翻一番。內地已經是香港旅遊的主要客源地，香港要做好內地旅遊的後花園。香港怎樣搞高端旅遊，包括旅遊和商貿相結合，旅遊和培訓相結合，多元化發展，保證很好的商業信譽，都非常重要。現在內地人赴港旅遊越來越方便，這給香港帶來巨大發展機會，本身就是一個「水漲船高」的態勢。香港要做的，就是

怎樣利用中國內地的機會。  
香港的地理優勢是有目共睹的，香港處在中國最繁華、發展最快的華南地區。香港一直扮演外國投資到內地的橋頭堡，也是內地走出去的橋頭堡，包括人民幣國際化的橋頭堡，香港也成為人民幣的海外結算中心和交易中心。過去五年，中國對外投資增長迅速，並且出手很快，不僅直接投資還有兼併收購，因此香港的作用不是在降低，反而在提升。  
香港近年遇到兩次比較大的衝擊，一是亞洲金融風暴，然後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。但香港很快恢復，這與內地經濟很快復甦是密切相關的，充分凸顯「水漲船高」的關係。香港要善於去利用「潮水」，使自己發展起來。從第三方的角度看，我比香港學者更樂觀。

聯手內地 共拓國際疆域

記者：如您所說，未來五年，中國經濟將邁上新的台階。現在內地發展速度非常快，香港在一些方面已顯現出差距。而不少香港學者擔心，在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，香港面臨來自內地越來越多的競爭，反倒有被「邊緣化」的可能？您對此如何看待？  
胡鞍鋼：中國在未來10-20年，形成若干個世界級城市群，就像美國的紐約、芝加哥、洛杉磯城市群。目前中國城鎮總人口已是美國總數的兩倍，中國至少要構建三大世界級城市群：第一個是珠江三角洲加上香港和澳門的城市群；第二個是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群；第三個是環北京、天津的環渤海城市群。  
因此，中國作為世界城市人口最大的國家，不是只有一個「center」，而是若干個「centers」，其發展空間之大，發展速度之快，人口規模之多，都會超過美國和日本的紀錄，這根本就不妨礙香港發展。客觀而言，香港

既要與上海、北京、廣州、深圳等城市競爭，更要與他們合作。因為一個地區的發展總會產生外溢性，也會強化它們之間的同城效應、服務效應，尤其是在立體綜合交通網絡和互聯網時代，服務業效應輻射範圍特別廣。  
現在不只是香港和內地競爭，而是香港和全球200多個經濟體競爭，要在國際金融、航運及物流等服務領域，與世界最重要的投資者競爭。比如，在航運方面，要和新加坡競爭，在金融領域要和紐約、倫敦競爭。香港如不提高國際競爭能力，不進則退，進慢了也是退。香港一定要有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。  
無論內地怎麼發展，香港和澳門的國際化程度還是遠高於內地。我認為，中央對港方針十分明確：中國在融入區域化、國際化、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，不是要改變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地位，而是要有力地支撐和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。現在香港是國際級的三大中心，未來就應該建設世界級的三大中心。這是「一國兩制」成功實踐的重要標誌。

創新自強 摒棄守業觀念

記者：中國崛起的機遇是香港的「天時」，背靠祖國是香港的「地利」。有了天時和地利，您認為，香港當前最需要做的是什麼？  
胡鞍鋼：香港如何抓住中國內地發展的機遇，自身上一個大台階，同時服務於中國內地，這對香港方面提出了新的課題。香港三大國際中心的目標到底是什麼？金融服務能力在全球各個中心中排第幾，要成為第幾？作為國際貿易中心，包括轉口貿易，香港應該達到什麼水平？作為國際航運中心，香港應在全世界物流等領域排第幾？這些就需要香港自己來回答了。  
現在，天時地利都具備了，香港當前最關鍵的問題，

是需要自己的人。促進社會和諧，求同存異，形成廣泛的政治共識和社會共識，特別是在基礎設施等公共投資領域方面，政府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。長期以來，香港政府扮演著「守夜人」的角色，不干涉或少干涉。但在200多個經濟體的日益激烈國際競爭的情況下，再扮演這一角色就有問題了，不要說現在的香港，就是現在的美國和英國，都是不可能靠守夜人的信念在國際上競爭。因此就需要香港十分務實地選擇一種混合的合力模式，通過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、中央之手與特區之手的合力，加快建设一些特大型的公共基礎設施，如港珠澳大橋、高鐵，這種標誌性的基建，既創造就業，也提升香港地位。

促進和諧 化分歧凝共識

假定中央給香港支持，香港本來在未來五年應該達到那樣的高度，但我擔心，五年後低於預期值。為什麼？你沒有執行好。像高鐵這樣的大型基建項目，在內地各方都搶着、爭着，就怕中央不批准。而香港高鐵比中央計劃推遲一年。作為內地學者，我們也不好說，我算是外來的和尚，又不代表中央政府。我認為，關鍵問題是香港怎麼做到「人和」。對香港而言，除了政府的決策能力之外，關鍵是看政府的執行能力。香港學者的基調比較悲觀，老百姓更是着急，看着內地這邊的潮水很快就上來了，基礎設施的差距拉得比較大。  
至於香港怎麼發展，我現在沒有什麼建議，只是想說明：香港已經具備天時地利，關鍵是需要人和。需要香港自己創新，利用中國內地機會。連英國首相卡梅倫還不遠萬里來訪問中國，就是為了尋找中國的機會，香港守在門口，我不能指手劃腳地告訴香港：你應該解放思想，改革開放。這的確需要香港自己去思考去選擇。